

聯合國第 59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 非政府組織與周邊會議—— LGBTI 核心小組參與經驗分享

文 | 呂欣潔 | 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文宣部主任

圖 | 作者提供



今年 3 月是我第二次參與婦女地位委員會的非政府組織與周邊會議，也是我第三次前往聯合國。2013 年第一次隨著臺灣代表團參與 NGO CSW 的相關活動，引發我想參與更多國際事務的動力，因此在這兩年半的時間內，透過參加各種國際非政府組織所舉辦的活動與培訓工作坊，我有機會接觸到聯合國的 LGBT 核

心小組。¹從 2007 年開始，LGBT 核心小組即選定世界人權日來舉辦關心同志人權的周邊會議（Side Event），當年度主題會和國際時事有所關聯，如 2013 年主題為 Sport Comes out Against Homophobia（回應冬季奧運時俄羅斯有許多反對同志的政策出現），2014 年主題為 Love is a Family Value（回應聯合國內部通過的「支

24 在聯合國內部有一關注 LGBTI 議題的核心小組（UN LGBT Core Group），此小組是一個跨區域的團體，包含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克羅埃西亞、薩爾瓦多、法國、以色列、日本、黑山、荷蘭、紐西蘭、挪威、英國、美國、烏拉圭、歐盟、以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Human Rights Watch、以及 IGLHRC（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2011 年發起 Free & Equal 行動，宣告支持 LGBT 人權的立場，但由於考量到仍有許多國家無法認同 LGBT 的相關權益，此行動與核心小組的經費，並不來自於聯合國內部，而是透過其他支持同志議題的國際組織而來。

持家庭價值」的宣言出現），並且這幾年也開始積極地向各國大使進行遊說，希望能推動在聯合國內部的同志友善政策，促使聯合國正視世界各地的同志人權侵害問題，也因此催生了一個行動——Free & Equal，希望能讓世界的同志獲得真正的自由與平等。

而在每年的3月8日國際婦女節期間，每當UN Women大肆慶祝的同時，LGBT核心小組也會針對每年的性少數婦女（LBTI Women，指女同性戀、雙性戀女性、跨性別女性、以及陰陽人等）相關權益，在聯合國內部做檢討以及發表聲明，希望擴大聯合國內部關於「婦女」的定義與範圍，同時也希望呼籲各界關注到更邊緣的女性議題。

綜合來說，我們可以發現，在十天的正式會議中，每天在聯合國大樓內將近有20-23場次的正式周邊會議，只有3場和LBTI女性議題有關；而由非政府組織籌辦的會議，十天內有六個時段，一個時段通常有8-10個場次的非政府組織座談會，討論到LBTI議題的只有34場，整場特別針對LBTI議題的大約只有8-10場左

右。從數量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性少數就算來到重視人權的聯合國，也依然相當邊緣；而從參與人數與成員來說，我自己的經驗是參與LBTI場次的人通常較其他議題的人少很多，其他的婦女議題場次會有較多的學生、民眾和研究人員參與，而

LBTI場次較集中於各國的同志運動者互相參與，只有少數的學生與研究人員。

以下我會分享我參與的兩個非政府組織場次，以及一個聯合國正式周邊會議，同時也討論一

些LBTI議題在婦女地位委員會被邊緣化的狀況。

□ Paragraph 96 and Beyond: An Analysis of 20 Years of Progress and/or Setbacks for LBTI Women

此場次由ARC International、ILGA（International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 and Intersex Association）、COC Netherlands一起主辦，探討這二十年來，在LBTI婦女的權益上，究竟是進步還是後退。首先，由來自墨西哥的Gloria Careaga Pérez從她多年來推動國際LBTI



38 國際婦女節遊行。



Paragraph 96 and Beyond: An Analysis of 20 Years of Progress and/or Setbacks for LGBTI Women。

工作的角度出發，分析目前全世界仍有許多國家將同志刑罰化，這是聯合國和國際 LGBT 組織最急於去改變的部分。Gloria 是墨西哥很重要的同志運動者及學者，她從二十幾年前就開始參與國際上的同志運動，也不斷提醒拉丁美洲與全世界的同志運動都必須看見與在意各地長期以來被歐美國家殖民化的狀況。

接下來由非洲波茲瓦納的 Monica 分享，在她的國家憲法好像很進步，但在實際操作面向依舊困難。公民社會的逐漸形成對同志運動的實際幫助很大，過去在各個面向都沒有特別提到 SOGI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在 1995 年北京婦女大會之後，有許多運動者在國際上推動改變許多語言，也影響波茲瓦納許多。ARC International 是一個在日內

瓦的重要 LGBTI 倡議機構，他們提供很多研究資料以及成果給聯合國高等人權辦公室參考，同時也致力於推動在聯合國內的 LGBTI 相關人權。ARC 的 Kim 在對談中也提到，過去做 LGBTI 婦女工作的人其實是很孤獨的，長期以來甚至到今天，CSW 從未針對 SOGI 有過任何公開的發言，是一件令人很遺憾的事情，根據他們的調查，只有 51% 的運動者認為 CSW 對 LGBTI 議題而言是一個有用的空間。從他們的研究看起來，參與 CSW 是個非常花錢以及耗損人力，但效用很少的事情，如何在 CSW 做更多將會是這幾年的重要課題。

來自菲律賓的 Mikee 分享跨性別的國際工作與研究，其實 Trans 是與傳統性別不相符的狀態，所以全世界對於 Trans 的

定義都有些微的差異。在菲律賓有許多針對跨性別的暴力事件都沒有被報導出來，因為大家不知道如何討論跨性別，也因為在東南亞，心理衛生的相關資源還不流行，跨性別的心理健康也比較少被討論。針對現今菲律賓所做的跨性別研究，Mikee 認為現在全球的同志運動時常使用西方的語言脈絡（如：LGBTI），但以菲律賓為例，他們沒有這麼多分類，過去只有男生、女生、娘娘腔、和 Tomboy，是否要用這種西方語言的邏輯去套用於在地的狀況，她對此也提出自己的疑慮。

Beijing and Beyond: Celebrating 20 Years of Lesbian Activism, Resistance and Liberation Agendas!

此場的兩個主辦團體為 Fiji 的 Diverse Voices and Action for Equality 以及 Coalition of African Lesbians 為主，這兩個團體同時也參與國際婦女組織 DAWN（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的工作，所以亦有此資源協助。

此講座主要是從非洲與大洋洲的女同志團體的眼光出發，分享與分析從 1995 年開始，這 20 年來，LBTI 女性在國際的婦女運動中有甚麼樣的位置和角色。非洲辛巴威的女同志運動者表示，在二十年前的同志運動／活動中，多數以男同志的聲音為主，讓女同志感覺難以進入與感同身受，但在婦女運動中，又極少數討論到 SOGI 議題，依然讓女同志感到被排除。在 2010 年後，縱使已經有許多 NGO 投入推廣 LBTI 的議題，法律中也有 SOGI 的反歧視議題，但對於女同志的暴力依舊時常出現在辛巴威國內，以及其他非洲國家。斐濟的運動者說明在大洋洲 LBTI 的非政府組織的困難依舊在於出櫃議題，也因此他們無法註冊為正式 NGO，主要是義工支撐起「為女同志打造一個安全空間」的工作。縱使在此國家憲法中有提到 SOGI，對於在地的同志個人依舊處處充滿威脅。

另一位邀請的來賓為 Cynthia Rothschild，她是一位獨立的性別運動者，也是聯合國體系的專家，她說：「為什麼在 20 年，對許多政府來說依舊這麼難說『某些話』，那些支持 SOGI 的話？」，這是全場的夥伴都有的疑問，她也提出對於聯合國內「玩弄地理政治遊戲」的質疑。她認為這對於弱勢議題是相當不利的，女同志事實上一直在各屆的婦女大會出現，但一直到 1995 年的北京大會，才有一名南非的導演站起來，挑戰各國政府對於



性傾向的態度，因此，「站出來被看見」依然是所有同志運動者相當重要的方法。同時，也有另一位講者提醒，運動當中的「南北」論述必須改變（南方較為落後、北方較為進步的這種殖民價值），不要假裝我們之間都有很好的合作，要去檢視自己國家的系統有甚麼問題，而不是一直說自己幫助了其他國家多少（美國與許多西北歐國家，都藉由國際資金來源助亞洲與非洲國家，來做為他們的「政績」）。

我感覺到現場的 LGBTI 性少數女性的運動者們，或多或少對於 UN WOMEN 都有怨言，對於長期的被忽視以及排除感到憤怒，對於許多議題的討論也時常覺得不夠安全。在聯合國這個重視人權的場域中，竟然對許多 LGBTI 的運動者來說還是會進入到衣櫃中、感到恐懼，這個情況令許多人無力又充滿情緒。但透過在這個安全空間中對話以及分享，伴隨大洋洲傳統的吟唱活動，在座談會結束之後，我又感覺到許多人帶著滿滿的能量，繼續這些辛苦運動的旅程。

▣ 旁聽 CSW 官方會議觀察（以參與 UN LGBTI Caucus Group 經驗為主）

雖然我沒有辦法換證進入聯合國大樓，但由於加入 UN LGBTI Caucus Group，依舊透過國際連結了解了今年關於 LGBTI 性少數女性在 CSW 中被討論的狀況。LGBT 核心小組長期以來在聯合國內部遊說倡議各國代表重視同志人權，在

這十天的會議期間，會前除了有一整天的焦點討論策略會議之外，每兩天也會有共識會議。由於每年 LGBT 核心小組都會針對本年度 UN Women 對性少數議題的態度發表一篇聲明。此篇聲明是經過各國運動者不斷的討論和對焦才產生出來的，且需透過每兩天一次密集的溝通會議，才能夠建立起跨國的工作情誼。在會議中，我們也即刻和國際夥伴分享中國的女權運動者被當局羈押的事件，並將援救的需求傳達出去。

而透過長期做國際倡議的夥伴我了解到，關於在這樣高度會議密集舉辦的期間能夠申請到一間會議室是相當困難的，其中一個主要 Side Event「Role of government in Ending Violence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Lesbian, Bisexual Women, and Transgender and Intersex Persons」是由荷蘭政府主辦（本年度荷蘭政府在三場正式周邊會議中，就主辦了兩個場次），能夠為這樣一個被反對勢力強烈質疑的議題申請到會議室，對這二十年來努力不懈的非政府組織們的意義是相當重大的。更令人興奮的是，整個會議室人滿為患，連歐洲委員會的發言人也因為人太多進不去，只好向保全說明她是此會議的與談人之一，才能夠通過重重的人牆進入。

這次會議是由荷蘭政府負責協調的，共同主辦單位是聯合國 LGBT 核心小組，由聯合國內關注 LGBTI 議題的國家組成，座談會的成員包括來自阿根廷、阿魯巴、

菲律賓、荷蘭、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歐洲委員會的代表，荷蘭的代表是荷蘭教育部部長巴斯美科（Bussemaker）。

與會各國政府分享了各國法律規範方面的最佳實踐範例，比如，荷蘭和一些其他歐洲國家參考阿根廷的性別重置（跨性別者獲得新的性別身份法規），擬定了相似的法律；菲律賓在國內建起全性別通用的公共廁所；歐洲委員會通過了關於性別暴力的《伊斯坦布爾公約》。² 參會發言人更進一步提出：有必要為暴力、侮辱、歧視發聲；改變思維模式需與修訂法律法規同步進行；加強區域和國際間合作；把反歧視行動延伸到就業、醫療、教育、服務等社會領域的方方面面等意見。

會議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屬馬爾他共和國社會對話、消費者事務和公民自由部的部長海倫娜·達利（Helena Dalli）的發言了。達利部長提出，對 LGBTI 及酷兒等性少數人群的歧視，其根源在於性別觀念本身，尤其是性別的二元論。馬爾他近來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多進步的改革，而其中一項已堪稱具有歷史性意義，那就是將基於「生理性別特徵」的歧視納入歧視範疇，並規定「未經當事人同意就對生殖器官施行手術」的行為屬於犯罪。這一規

定將會為性別「矯正」手術畫上句點——這類「矯正」手術指的是未經陰陽人嬰兒／兒童知情同意，也沒有醫學上的必要，就

在這些人們身上施行手術（以塑造一個男或女的性別外觀），嚴重破壞了陰陽人主體身體的完整性。馬爾他成為全球第一個通過非法化性別「矯正」手術保護陰陽人權益的國家。

荷蘭等政府透過發起座談會，提醒我們需要將性少數女性的議題納入到婦女地位委員會以及後 2015 發展議程（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這類政府間論壇的工作議程之中，也要讓反對者直接面對這一類的議題其實是真實存在，並且需要被重視討論的。而其他激勵人心的例子，如馬爾他，則告訴我們，敢於突破傳統的政治領袖可以讓法律和社會發生改變，而這些改變能夠實實在在地影響著性少數女性的日常生活。而在臺灣的我們，縱使年年都難以進入聯合國大樓實際參與討論，透過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連結，以及觀察他國在 LGBTI 議題上的操作與經驗，回到臺灣，就能夠使用在地的資源與方法，持續的推動性別平等，讓更多人理解進而支持性少數議題，創造改變！

2 《伊斯坦布爾公約》（Istanbul Convention），全稱「歐洲委員會反對與防止對女性的暴力和家庭暴力公約」，截至 2014 年 6 月已經有 37 個締約國，2014 年 8 月正式生效。